

·科技人物·

文/范春萍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怀念龚育之先生



有自然辩证法“血统”的同龄人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那就是入门时都读过龚育之先生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

律的几个问题》。这本书起码是我们这些人入门的向导之一。

仔细回想起来,我是从师妹刘晓君那里寻得电话号码,先有幸结识了龚育之先生的夫人孙小礼老师的。那时,师妹在读孙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我与两位老师,特别是与龚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恍惚记得我好像是给他们寄过我编的报纸,后来进入出版行业了,就常给他们寄些我编过的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书。印象中,我好像去过他们家三次,但是只记得去过搬家前后的两处房子,都是为什么去的已经想不完了。

对龚先生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98年1月11日,他和孙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我们举办的《绿色经典文库》出版座谈会。先生发了言,对《文库》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发言时的样子 and 坐的位子我都还记得。另一次是在他们家里。记不清楚准确时间了,大约是1998年年中,我们为《绿色经典文库》申报“国家图书奖”,想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给写鉴定意见。在电话中,龚先生当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嘱我去一趟他们家。这是我唯一回忆得起缘由的一次登门拜访,也是我这两天一想起来就不禁唏嘘感伤的对先生的回忆。

记得当时先生非常和气,平易近人,一点不让人有生疏感。好像是和孙老师一起简单聊过几句之后,先生把我领到他的电脑前。先生对我说:“我口述,你来打字。”我当时非常惭愧,弱弱地说:“对不起,老师,我还不会用电脑。”先生一定是知道我当时的尴尬,马上说:“没关系,还是我打吧。”于是坐在电脑前,亲自为我们打写鉴定意见。

先生边打字边和蔼地对我说:“要学,很有用的。刚学的时候打的没有写的快,熟练了就会快起来。”“我们老年人,手指不灵活

了,不过我现在打字的速度可以与写字的速度一样快。但写在纸上的字改起来不方便,打出来的修改非常方便。”好像还与我说了些他学电脑、练打字的其他体会,记不清楚了,但这几句话却是记得非常清楚。

记得先生不是像年轻人那样打起字来十指并用,而是用单指敲的。他就是那样非常认真、一字一符地为我敲出了那篇鉴定,同时也给我上了人生的一次大课。

我那时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工作,偏远小省,比较落后。北京的作者们早都换笔了,而我们那时,社里还有专职的打字员,用四通打字机;重要的想排得漂亮一点的文稿,要到社里专排书稿的照排室去请人帮忙。

记得我那时已经接过了一台弟弟淘汰的486(好像是486,能上网收发信,但非常慢)电脑,也上过一个是DOS起始的短训班,但由于工作忙,一直没真正会用过。与龚先生的那次接触,是我后来决心学用电脑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虽然有像龚先生这样量级的10位先生的鼎力举荐,《绿色经典文库》最终还是没能评上“国家图书奖”,据说是因为《文库》中的书都是些老书。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环境形势的严峻、环保任务的迫切,随着国家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文库》未能入选“国家图书奖”越来越让人觉得遗憾。这话说远了。只是《文库》没能入奖,我们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包括龚先生在内的那些为我们鉴定的专家们,无谓地打扰了他们。

后来,我还为我主持的《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100个重大问题》和《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请求过龚、孙两位老师的支持,他们都坚定地支持了我。

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科学文化类图书出版不景气,我的工作也很有挫折感,但却越来越忙碌,怎么也调动不出以前那样的热情了。渐渐地,给两位老师寄的书少了,也有一段时间没寄了。好像是去年,听说龚先生病了,脑血栓,但已经治愈了,出院了,于是虽然心中惦记着说去看看他和孙老师,却不知不觉间又过去一年多。

昨天(2007年6月21日)早晨,仿佛是冥冥中一份缘的牵动,我七点多钟打开电脑,惊见先生离世的噩耗,告当日9时遗

体告别。我慌忙拨通晓君的电话,问她是否已在去八宝山的路上;之所以这样问,现在想起来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潜意识中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她说正是。我说我收拾一下即刻出发。一路上慌慌张张的,终于在9时前赶到了,赶上了送先生最后一程。

参加龚先生的告别仪式,见到那么多去悼念的人,那么多挽联,感觉自己真的是与龚先生和孙老师隔得比较远的人。但就是这个离得这么远的、一直仰视着他们的人都得到过他们那么多的关心和照顾,特别是得到过先生那么悉心的教诲,先生这一世曾影响和关心过多少人,就可想而知了。难怪那么多人怀念他,去送他。

回来之后,晓君谈起,先生的思想,是真正在科学理性之下一以贯之的。是啊,先生是科学哲学界坚持科学理性的典范。但是,先生又是深怀人文精神的。2004年,先生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述科学与人文关系的两万多字的长文“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以及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在国内外被提出和讨论的历史;从斯诺、索卡尔、哈耶克、马克思……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对当时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包括“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的双面性等等问题在内的几乎所有相关的重要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主张:“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这就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

先生有着高尚的理想和情操,又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典范。这种结合,还表现在他对自己人生的最后安排上。他是我们见过的像他这个量级的人物中,唯一把遗体 and 角膜都捐出了的人。我把这看成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最高境界。

先生的人品、学品,均可无愧于世人楷模。

怀念龚育之先生!

愿孙小礼老师节哀保重!

2007年6月22日晨敬写,6月23日晨修改。

(责任编辑 苏青)